主七論衡

七

白13
64
7
門
辦
卷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

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乎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皇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

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曠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

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癰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于水中、精氣消于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知師

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吊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卻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卻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怪

興祥廖當作廣

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復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今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于篋、於是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

興祥一當作二節

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胃女孟姚配、而主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

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羆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可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之君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華政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奔齊、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以爲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一本作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以爲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

恤代、是爲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慶入其母姓嬴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爲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若天告之、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馬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也、天官有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

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于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己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已、及已則樓臺宜壞、樓臺

不壞、是天不至地、不得壓已、則不得壓已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已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鬼行、夢見帝、是鬼之

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鬼與體俱、尚不能疾、況鬼獨行、安能速乎、使鬼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鬼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烟等、案雲烟之行、不能疾、使鬼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鬼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飄風也、飄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鬼行若飄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太

夢上天、一臥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竈神輩馳何疾也、疾在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爲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臥夢爲陰候、覺爲陽占、審矣、

趙妻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與張孟談、潛行出圍、夜入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者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益襄子旦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益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

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爲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我爲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蒙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請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朱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爲妖、故石

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爲之文曰始皇死或發之也
猶世間童謡非童所爲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
爲鬼或爲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
乏食於道從畊者乞飯畊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
怒各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
如各犯之言齊田單保卽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
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爲神乎田單却走再拜
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
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

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
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沉璧於江欲求福也今
還璧示不受物禍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沉之璧其
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
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已相見妖氣象類
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賫持之物非眞物矣祖
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
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爲泗上亭長送徒至驪

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高祖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爲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爾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辭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蛇非蛇也、云白帝子何故爲蛇、夜而當道、謂蛇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爲蛇、赤帝子爲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爲蛇、或爲人、人與蛇異物、而其爲帝同、人非天道也、且蛇爲白帝子、則嫗爲白帝后乎、帝者之子、宜屬宜盛、今一蛇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蛇、非蛇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蛇、與邑外之蛇鬬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

而鬬也、鄭國鬬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爲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閒從容步遊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爲彊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

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爲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成山下、黃石卽我也、遂去無他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爲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爲師、將封爲留侯、後十三年、後高祖過濟北界、得穀

興按左下後當作從

成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言
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
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耶、曰
黃石不能爲老父、老父不能爲黃石、妖祥之氣見故
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
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
偏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
時石隕東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爲文、言爲辭、辭之與
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

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太公
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
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
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爲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
有文在其掌、曰爲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
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
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
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
成或爲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刻魚得書云

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朱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特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鑕纏纏、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耳、泄於目、或泄於口、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

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
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臥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
夜則欲臥、臥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
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臥、光已亂於臥也、故亦見人
物象、病者之見也、若臥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
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
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
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
等、臥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
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
為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
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
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
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
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
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

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衆星之體、爲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之精也、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未老、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爲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病人命當死、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死、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烟之氣、不能爲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一本作剛氣也、其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興按今當作令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興按今當作令爲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今世察之也、

二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

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蔈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魑、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入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

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爲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語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爲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爲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

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爲賊所殺、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而爲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天地之氣爲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熒惑使人彼言有所見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爲火光、火熱焦物、故止集樹木、枝葉枯死、鴻範五行、一曰火、五事二曰言、

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爲妖言、言由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合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故猶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是陽勝、故愁陽之黨、巫爲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舍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爲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爲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合陽能見爲妖也、申生爲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

杜伯之厲爲妖、則其弓矢授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形、其毒象人之兵、則其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形也、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胙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妖之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

壽俱行、豫見妖出不能壽、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厲鬼至、因由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壽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壽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夢、馳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艾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嬰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爲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生爲骨肉、陽氣生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爲知、骨肉爲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論衡卷二十二終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蛇蜂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懣、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懣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爲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爲毒

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脈胎腫而爲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爲螫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爲維邊、唯東南隅、有温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烟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爲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氣所燥也、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多、則令人毒、蜜爲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胕、胕謂鬼毆之、鬼者太陽之妖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則知邊者陽氣所爲、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鬼爲烈毒犯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賚物、陽火之類、杜伯弓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

興按因當作困

而射、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人
困而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因爲熱也、
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爲毒也、人疾行汗出、對爐
汗出、晌日亦汗出、疾溫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
汗出、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
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蟲、則爲蝮蛇蜂蠆、在草、
則爲巴豆冶一作野字葛、在魚、則爲鮭與鮫鰕、故人食鮭
肝而死、爲鮫鰕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烏蜚魚亦蜚、
烏卵魚亦卵、蝮蛇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爲
小人、故小人之口爲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
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輒效、諺曰、衆口爍金、
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
爍金、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焫火、必云爍金、金制於
火、火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辭之吳、鑄多非一
工、世稱楚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鴆鳥生於
南、人飲鴆死、辰爲龍、巳爲蛇、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
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爲毒、故
蒼龍之獸、含火星、治葛巴豆皆有毒螫、故治在東南、

巴在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故毒有烈不烈、蝮蛇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同、故產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濕、故多蝮虵、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刺、生下濕比陰、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齰毒、或藏於首尾、故螫齰有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懣、或附於脣吻、故舌鼓爲禍、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內爲一類、故人夢見火、占爲口舌、夢見蝮虵、亦口舌、火爲口舌之象、口舌見於蝮虵、同類共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爲言、言爲小人、小人爲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恒暘若、僭者奢麗、故蝮虵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之、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虵、彼美、吾懼其生龍虵以禍汝、汝弊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力、嬖於欒懷子、及范宣子遂懷子殺叔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虵所生也、比之叔虎之

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龍虵東方、木合火精、故美色貌麗、瞻附於肚、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爲禍難者、常發勇力、爲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爲毒、酒難多飲、蜂液爲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圉、勇夫難近、好女說悅一作心、好女難裔、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却行曰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爲毒大矣、

薄葬篇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

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冤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之賈、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冤、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倭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

謹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辨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閒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

情不可定、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
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
類、爲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
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
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
非、實效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
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
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
益於世、此益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璵璠斂、孔

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爲
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
斂、姦人僩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
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
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
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
彊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
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璵
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彊其

諫、此益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洎、臣子恩洎、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自生、雖事死洎、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冀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亟死無益、孔子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不明無知、爲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爲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爲煩也、今死親之冤、定無所知、與拘親之

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爲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損於義。孔子又謂、爲明器不成、示意有明、偶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賭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卽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敎、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爲後用善器葬乎、絶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絶穴、

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爲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絶、不絶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蕭秦爲燕使齊國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財物、蕭秦身弗以勸勉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燕軍卒至、無以自衛、國破城亾、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民自竭以厚葬親、與蕭秦姦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則薄受死者之

責雖右是、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是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垂錯、首尾相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必有死凶、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爲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欲西益宅、史以爲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令吏與宰質睢止其益宅、徒爲煩擾、則西益宅祥與不祥、未可知也、令吏與宰質睢以爲西益宅審不祥、則史與質睢、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

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爲敗、實說其義、不祥者義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愼、田非人所處、不設尊卑、宅者長幼所共、加愼致意者、何

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

可不之譴、義詳於宅、畧於墓與田也、

二曰、譴被刑爲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譴、受禁行者、亦不要其忌、遞相放效、至或于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他人之柩、夫徒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亡謂之先、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亦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陵、世俗禁之、孰據何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義、義理之譴、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爲、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臨絕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洎行、不戒愼之所致也、愧負刑辱、深自刻責、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慙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齋

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憯傷、恐其臨祀不恐歆享、故不土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爲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葬死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使先祖有知、痛屍哀形、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丘墓田野也、何慙之有、慙愧先者、謂身體刑殘與人異也、古者用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針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緌衣系躬、冠帶與俗人殊、何爲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鄉黨屍、不升他人之丘墓、惑也、

三曰、譖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

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爲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爲惡、夫婦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于亦物也、于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謂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爲不吉、人之有胞、猶水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殼、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爲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殼者、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于、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謂人不謂六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且凡人所惡莫有腐臭、腐臭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臭、口食腐、心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鮑魚之肉、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爲忌、肴食腐魚之肉、不以爲諱、意不存以爲惡、故不計其可與不

也、凡可憎惡者、若濊墨漆附著人身、今目見鼻聞、一過則已、忽忘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漸於溝、不以爲凶者、涔辱自在彼人、不著已之身也、今婦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爲一月、猶八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爲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汚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而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眞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

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田嬰、貶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於戶、即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闇而不明、文聲賢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熟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傚、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

正月歲空五月盛陽

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后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畧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衆多非一、咸勸人爲善、使人重愼、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說以爲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毋反懸冠爲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毋偃寢爲其象屍也、毋以箸相受爲其不固也、毋相代掃爲修家之人、冀人求代已也、諸言毋者、教人重愼勉人爲善、禮曰、毋搏飯、毋流歠、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謂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酉家、酉家懸金、歲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亾徙以辟其殃、連相倣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

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非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其不避已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爲歲所食、何故反令已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惟移徙而咎起功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宥罪、大惡犯辟、未有以無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寃、今已酉之家、無過於月歲、子家起宅、空爲見食、此則歲寃無罪也、且夫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爲破、不須興功起事、空居無爲、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爲、已酉乃凶、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爲害、動靜殊致、非天從歲月神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內、假令楊州在東南、彼如鄒衍之言、天下爲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酉、食酉尭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西宅爲酉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他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

如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以爲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神之祀、皆用衆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乏匱、人民饑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爲歲月之神哉、歲月有神、自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爲月、積月爲時、積時爲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宜有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鼃、八日弦、十五日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鼃與弦復有神也、一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卯、則十二月時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則止、不爲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

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
宅荒廢、興功者絕、歲月之神餓乎、且田與宅俱人所
治、與功用力、勞佚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
堤、堤與木俱立、掘與鑿俱爲、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
食、豈起宅時歲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鈞作同、飲食
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
數、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內、起十丈之役、食一
里之外、功有小大、禍有近遠、蒙悟爲秦築長城、極天
下之半、則其爲禍、宜以萬數、案長城之造、秦民不多
死、周公作雒、興功至大、當時歲月、宜多食、聖人知其
審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
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闇築雒之民、四方和
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說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
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爲巳酉地有厭
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閉口不敢食哉、如實
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泰山失火、沃
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掊之土、能勝之乎、非
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

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木材、匹夫、持一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熔爍之、金必不消、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小大不鈞也、五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狼衆食人、人衆食狼、敵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等量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却歲之殃、如何也、

卷二十三終

譏日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日凶、人畏凶有效、日吉、人冀吉有驗、禍

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記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日、葬避九空地白、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爲吉良、不合此歷、轉爲凶惡、夫葬藏棺也、斂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斂與葬何異、斂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爲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羸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已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剛柔、重凶不占、欲便事而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

寅日中以暘爲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廿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春秋義纖、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

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有飲食、死爲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及他神百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況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

禍福、況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旱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各月斷囚、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受禍者未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囚斷牲殺、創血之實、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爲祭祀設厭、不爲屠工獄吏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能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爲最尊、尊則浴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爲最尊、則櫛亦宜擇日、櫛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亦

也、卵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卯之獸兎也、鼠不可愛、兎毛不白、以子日沐、誰使可愛、卯日沐、誰使凝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爲沐立日歷者、不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外、飲食不擇食、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形爲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於是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

冠爲首飾、浴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衣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日車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失輕重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廐、着蓋施幨、亦當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

居身自安、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報曰、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罪、如不禁也、雖擇殺傷、終不入法、縣官之法、猶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曆曆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已相避、天神何爲獨當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愼內外、不論吉凶以爲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蓍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地審告報、著龜眞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著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拳膊、可以得兆、瞿鵒鳥名、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爲言著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同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聞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之着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使人猶不

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告令蓍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已思念、神明從胸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揲蓍、兆見數著、夫人用神慮、思慮不決、故問蓍龜、蓍龜兆數、與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爲可、兆數不吉、或兆數則吉、意以爲凶、夫思慮者、已之神也、爲兆數者、亦已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胸中爲思慮、在胸外爲兆數、猶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爲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今天地生、而蓍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著之莖、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著龜爲若版牘、兆數爲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

無爲、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爲、以應人也、案易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云天地合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索扣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著而筮、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卜、戲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疾痛、血氣湊蹙、而猶爲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善惡之行也、猶瑞應應隨一作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龜、龜從善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祐、奇怪既多、豐沛子弟、卜

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十所以爲後者、日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十以龜爲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十、謀之於衆、亦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蓍、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爲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之、夫見善惡、非天應荅、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蓍、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遭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

此焉、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著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贊龜攄著、兆數輒見、見無常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著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乎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遷烏魚之瑞、其卜曷爲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足、以爲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

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覩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已不得專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明已效之驗、毀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並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盬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盬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犯占夫占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兆者爲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瞂、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瞂、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辨祟篇

世俗信禍祟、以爲人之疾病疢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懽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

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拄法入罪、至於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愼、犯觸忌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爲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刻以爲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逢、積禍以驚不愼、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不分明、以爲天地之書、賢聖之

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故人君興事、工伎滿閣、人民有爲、觸傷閭時、新書僞文、由此滋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已、明舉鬼神、同意共指、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十、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

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也、
險監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
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
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罹禍、不在觸歲犯月
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
害、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千
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
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長短、各有遠近、非高大尊
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

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
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
吉逢喜、其死獨何爲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
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
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事道效也、孔子云、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
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
安居無爲、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
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臥濕、握

錢問祟、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祟不得命
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傈蟲三百六十、人爲
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
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
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
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
東西行徙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
居、物亦有動作、血脉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惟好
惡與人不同、故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及其游
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並
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
也、天地之性人爲貴、豈天禍爲貴者作、不爲賤者設
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刑不上大夫、聖王於貴
者闊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
謂、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我有所犯、抵觸縣官、羅
麗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愼、飲食過
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徙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
曰氣相汙、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爲歸之所

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遺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空作徒、未必到吏日惡、繫役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出、詣吏、劃罪推善時、入獄繫寧能令事解、赦令至故人不觸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一旦令至解械徑出、未必有解除其凶者也、天下千獄、獄中萬囚、其棄事未必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遷徙日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爲湖、其民未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鵰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爲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巳死者、復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巳也、血忌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朔不會衆、沽舍不觸殃、塗上之暴尸、未必由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鑊錘、不更

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
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
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伎之
家、宅盛即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
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來
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還則
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泊命壽
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
負凶忌之所爲也、

難歲篇

俗人險心、好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
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凌
儒雅之論、今略實論、令親覽總核是非、使世一悟、移
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大歲名曰歲下、
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
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後東西
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
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

徙乎、則徙者皆有禍、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乎、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之心也、長吏在塗、人行觸車馬、於其吏從、長吏怒之、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貴之哉、昔文帝出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爲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溺升死、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爲移徙者、又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不行、未可審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知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北、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官宅營壘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吏異、若煙雲虹蜺、直經天地、極于午南北陳乎、則東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繫霧蜮

氣無從橫負鄉皆中傷焉如審如氣人當見之雖不
移徙亦皆毒傷且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
體不過數千丈如令神者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令體
掩北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
西有亥明不專掩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令正言在
子位觸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邊直丑
巳之地西邊直亥未之民何爲不得南北徙丑與亥
地之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則丑
在子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觸歲之位巳未

之民東西徙忌歲所破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
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
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雒則土之中也
鄒衍論之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爲一州在東
東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
八十一州此言殆虛地形難審假令有之亦一難也
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議直雒邑以南對三河以北
豫州荊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青兗徐揚
之地安得有太歲使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

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散在民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從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宅徙西宅、西宅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途上東西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民、徙者皆凶、謂移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際、當王者之位、在土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徙豈能北至太歲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爲謂之

傷太歲乎、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爲歲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椎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破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聲音宜疾、死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爲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爲衝、而南北相與爲抵、如必以衝抵爲凶、則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獨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爲衝、則天地之間、

無生人也、或生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于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微敗、移徙者雖避太歲之凶、猶觸十二神之害、爲移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熱者、天下普然、非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天下皆爲太歲、非獨子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爲主、則午可爲太夏、子可爲太冬、冬夏南北徙者、可復凶乎、立春、艮王震相巽胎离没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爲經所載、道爲聖所信、明審於太歲矣、人或以立春東北徙、抵艮之下、不被凶害、太歲立於子、彼東北徙坤卦近於午、猶艮以坤、徙觸子位、何故獨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從寅申徙、相之如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指午、而空曰歲破、午實無凶禍、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爲一歲、四時節竟、陰陽氣終、竟復爲一歲、日月積聚之名耳、何故有神而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爲日、累日爲月、連

月爲時、紀時爲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有神乎、于五百三十九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爲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之氣也、何憎於人觸而爲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殊位、太歲立子、不居甲、爲移徙者、運之而復居甲、爲之而復居甲、爲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與子鈞、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爲移徙時者、竟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觸歲不能不得時灾、工伎之人、見今人之灾、則歸禍於往時之徙、俗心險危、灾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論衡卷二十四終

論衡卷第二十五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疫死、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

宅也、田閭阡陌可以制入術、比土爲田、一有不字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街以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且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爲支干者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勝負、二家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

甲與子專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以破紂、何也、日火也、在天爲日、在地爲火、何以驗之、陽燧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日有甲乙、火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所謂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甲、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從言甲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甲乙必言子丑、何日延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刻布五方、若王者營衛常居不動、令端端之日中行、旦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延異、何謂

甲乙爲日之名乎、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日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爲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夫如是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爲言加時乎、案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勝負、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歙、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爲姓、邪以口張歙聲外內爲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爲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歙聲內外定正之乎古

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爲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以生名爲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爲義若文王爲昌武王爲發也以類名爲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爲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爲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歙外內調宮商之義爲五音術何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歙調姓之義何居匈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典相調諸自以壽命終禍福何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諸姓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地、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鄉、鄉得其宜、富貴吉昌、鄉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廡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鄉、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鄉有南北長吏舍傳閒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鄉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鄉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鄉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門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火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鄉之門、或凶或吉、壽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

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爲決南嚮之門賊商姓家、其實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炎延燔徑從南方來乎、則雖爲北嚮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方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氣、南嚮門家、何以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謂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爲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刃杖、鬼神如有知、必主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爲禍、如無所知、不能爲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形像、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烟雲同、驅逐雲烟、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

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爲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塡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却士卒還去卽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於觀不爲壹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却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穀於庭雞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雞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爲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

與雞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巡之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爲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擊之雖却盜賊不能滅盜賊所爲至之禍虎狼之來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集爲命絕也狼虎狼却盜賊不能使政得世治然則盛解除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猛黠者挺劒操杖與鬼戰鬪戰鬪壹再錯指受服知不服必不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鬪無以異也病人戰鬪鬼猶

不去、宅主解除、鬼神必不離、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不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不敢闚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爲去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去、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亾、一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

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大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嫗、可求解除之福、以取

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夭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爲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且以一事效其非也、夫小祀足以況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何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爲一體、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虱着人身也、蚤蝨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蚤蝨內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旁、人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蚤蝨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談、尚不相解、況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達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土、則一宅之土、猶人一分之肉也、安能曉之、如所

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土、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爲人像、今解土之祭、爲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藉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土偶人、如祭山可爲石形、祭門戶可作木人乎、晉中行寅將亾、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齊戒不敬也、使吾國亾何也、祝簡對曰、昔日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車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飭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謗詛、君苟以祀爲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爲亾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亾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修其行、而豐其祀、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祟、謂祟未得、得祟修祀、禍繁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世信祭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以病作卜祟、祟得修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爲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修祭祀是也、信其事之非也、實者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恩慤而已、鬼神未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爲恩義耳、何歆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體、列宿着天之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盡、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獸斗羹、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圖丘之上一蠶栗牛、粲飴大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

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脉也、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脉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爲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脉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霤、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噓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吹噓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已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先事亦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功堅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

能歆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爲福、亦不能爲禍、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無用喜怒、則無用爲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即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

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檟而與之言、曰何而逵壁之不中度量也、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蔣犧之不肥碩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檟而掊之、斃於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或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見、粢盛之不膏、逵壁之失度、犧牲之臞小、則因以責

讓夜姑、以檄擊之而已、無爲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檄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如無義而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檄捂鮑之身矣、且祭祀不備、神怒見體、以殺掌祀、如禮備神喜、皆見體以食賜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爲怒者身有不爲喜者身亾、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中禮、夫神何不見體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其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捂夜姑、不可信也、且夫歆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歆則能言、猶不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不能言、知不能歆、一也、凡能歆者、口鼻通也、使鼻鼽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復歆、二也、禮曰、人死之也、爲尸不動、朽敗滅亾、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歆、三也、當人之臥也、置食物其旁、不能

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臥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歆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修具謹潔粢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已意、以況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祀、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夫言東鄰不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修具謹潔與不謹潔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禴祭竭盡其敬、夫禮不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多助、非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之福、非鬼爲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鬼神欲祭祀、祭祀爲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偫邪、將以人食爲飢飽也、如自有儲偫、儲偫必與人異、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偫、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壹否、則神壹飢壹飽、壹飢壹飽、則神壹怒壹喜矣、且病人見鬼、及臥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

製衣、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其鬼饗之、其製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貫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爲審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是也、鬼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祐、而堅信之乎、

祭意篇

樹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廟祉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

禘當作禘
禘當作禘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亡其地則不祭、此皆

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霤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霤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周棄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火木反、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爲社、禮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

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門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爲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自禹興、修社稷祀后稷、其後絕廢、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二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有、故世常修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而不識說、縣官名曰明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及以秋祭、非求春也、月令祭戶以

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爲之祭戶、論者昔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究生、春雩廢秋雩、典故秋雩之名自若爲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羣神、神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祭祀之義、有二、曰報功、三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爰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寘、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

已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修然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贛埋之、曰吾聞之也、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一本註音芝）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延陵季子遏徐、徐君好其劒、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亡、季子解劒帶其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爲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劒於冢樹而去、祀爲報功者、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爲不背先者、其恩猶季之帶劒於冢樹也、聖人知其若此、祭猶齋戒畏敬、若有鬼神、修興弗絕、若有禍福、重恩尊功、慇懃厚恩、未必有鬼而享之者、何以明之、以飲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謙遜、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禮曰、侍食於君、君使之祭、然後飲食之、祭猶禮之諸祀也、飲食亦可毋祭、禮之諸神亦可毋祀也、祭祀之實、用物之費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知類也、經傳所載、賢者所

紀、尚無鬼神、況不著篇藉、世間淫祀、非鬼之祭、信其有神爲禍福矣、好道學仙者、絶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爲清潔也、鬼神清潔於仙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爲人死無知、其情不能爲鬼、假使有之、其人異食、異食則不肯食人之食、不肯食人之食、（有食字）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不能爲人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與不得、得則喜、不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爲福、怒則發怒而爲禍、鬼神無喜怒、（一有其字）則雖常祭而不絶、久廢而不修、其何禍福於人、

論衡終